

讀金虞寅墓誌蓋銘書後

王人聰

1979年6月，山東省聊城地區博物館在高唐縣發掘了一座金代虞寅的墓葬，墓中出土了瓷器、墓誌，並發現了彩繪的壁畫多幅。¹所出的墓誌為誌蓋與誌石各一方，誌蓋上的銘文，字形結體奇詭，筆劃豐上銳下，與誌銘上的楷書不同，也與一般墓誌蓋上常見的篆體有別，現將其銘文照片揭之如下：



1 聊城地區博物館：〈山東高唐金代虞寅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年1期。

蓋銘分四行，共16字，原〈簡報〉已正確釋出。今依其行款寫出如下釋文：

金故信武
將軍騎都
尉致仕虞
公墓誌銘

原〈簡報〉雖將誌蓋銘文釋出，可是卻把這種文字認作是「女真文篆字」，² 則是完全錯誤的，這點已經有學者指出。³ 由此也可知〈簡報〉的作者對誌蓋銘文並不真正認識。我們推測大概是作者根據誌石上的楷書首題：「大金故信武將軍前懿州靈山縣主簿兼尉騎都尉特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虞公墓誌銘」，與蓋銘對照後，以意推定的。由於〈簡報〉作者將蓋銘誤認為女真文篆字，所以也就未能指出蓋銘在文字學上的價值。

女真文字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古文字中的一種，是金太祖阿骨打天輔三年（公元1119年），命完顏希尹以契丹文、漢字為基礎，加減或變化其筆劃而製成的。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製成女真小字。根據目前現存的女真文字資料，如女真文金石刻、墨書題記、《女真譯語》以及印章、銅鏡上的銘文等，沒有一種是和這方誌蓋上的銘文相同的。因此，完全可以斷定蓋銘並不是女真文字。其實這種文字是漢字系統中的一種古文字，即所謂的「古文」。⁴ 古文是漢代人對小篆以前古文字的泛稱，用今天文字學的眼光來看，其中大部分是戰國時期的文字。這種字體許慎的《說文解字》收錄了一部分，即《說文》中的古文。另外，也見於曹魏正始年間的《三體石經》。魏晉時人曾把這種字體叫做「科斗文」，晉衛恆《四體書勢》說：「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時人不知有古文，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因其字形豐上銳下，粗頭細尾，類似科斗之狀，故以命名。到了北宋時期，郭忠恕以《說文》及《三體石經》中的古文為基礎，進一步彙輯當時所見的字書、寫本和石刻中的古文材料，仿《說文》的體例編成了一部字書《汗簡》。嗣後，夏竦又在《汗簡》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資料，並改變其體例，以韻隸字，編成了另一部字書《古文四聲韻》。這兩部字書所收的古文資料是相當豐富的，現在我們將這方虞寅墓誌蓋銘的文字與之一一對照，以考察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將蓋銘及見於《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字，製一字形對照表，然後加以說明：

2 同注1。

3 胡平生：〈金代虞寅墓誌的「古文」蓋文〉，《文物》1983年7期。

4 同注3。

| 釋文 | 蓋銘 | 汗簡 | 古文四聲韻 |
|----|----|-------------|----------|
| 金 | | | 古老子 |
| 故 | | | 古孝經 |
| 信 | | | 古史記 |
| 武 | | | 古老子 |
| 將 | | | 古孝經 古老子 |
| 軍 | | 庶子碑 | 華嶽碑 |
| 騎 | | | |
| 都 | | | 石經 |
| 尉 | | | 雲台碑 |
| 致 | | | 天台經幢 |
| 仕 | | 裴光遠集綴 坳 華岳碑 | 裴光遠集綴 |
| 虞 | | | 雲台碑 |
| 公 | | | 道德經 |
| 墓 | | 季子墓文 | 季札墓銘 |
| 誌 | | | |
| 銘 | | | |

從上表可以看出，蓋銘主要是取材於《古文四聲韻》，只有少數幾個字如都、士、墓與《汗簡》所收的字形相近。其中二書所沒有的字如故、仕、騎、誌、銘五字，則用拚湊偏旁的辦法寫成。這五字中，除了仕字的人旁未見二書外，其他四字的偏旁均見於《古文四聲韻》。如故字的支旁作，騎字的奇旁作，誌字的言旁作，志旁作，銘字的名旁作。這種拚湊偏旁以成字的辦法，在碧落碑裏已有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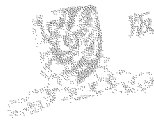
《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清代以來，學者多以為不足信據。如鄭珍《汗簡箋正·序》即說：「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托，務為僻怪，以炫末俗」。今天由於戰國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學者發現其中不少材料往往與二書所收的字形相合或相近，因知二書絕非嚮壁虛造，當有所本，從而也就恢復了二書在文字學上應有的地位，成為我們今天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資料。但《汗簡》、《古文四聲韻》成書以後，在流傳的過程中，幾經傳寫，自然會有訛誤之處。這方誌蓋銘文既然取材於此二書，撰寫者又是金代人，其所見的二書版本當會較早，所以蓋銘上的古文，對於我們審核今天所見二書傳本的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分字形，也就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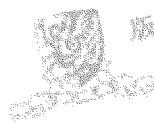
在中國文字學史上，採用所謂古文撰寫碑刻文字的，過去只知道唐初李訓等所立的碧落碑一例，現在這方虞寅墓誌蓋銘的出土，又增加一個實例，這是值得研究古文字的學者注意的。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Review of Yü Yin's Epitaph in the Chin Dynasty

(A Summary)

Wang Jan-chong

In June 1979, the grave of Yü Yin 虞寅 of the Chin Dynasty 金代 located in Kao-t'ang county of Shan-tung 山東省高唐縣 was excavated. An epitaph was discovered inside the tomb. There are inscriptions on the lid. These inscriptions, strange in structure and with strokes ample at the upper end and pointed at the lower end, differ from the regular script and the seal script commonly found in epitaphs. The author of *Chien-pao* 簡報 mistakenly interpreted these inscriptions as characters of Nü-chên 女眞.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inscriptions was not of the Nü-chên's script, but were one type of ancient script. The strokes of this script are ample at the upper end and pointed at the lower end. The head of each stroke is thick and the tail thin, resembling the shape of tadpoles. Thus it was called the *Tadpole script* 蝌蚪文 in the Wei-Chin 魏晉 period. The author compares these inscriptions with ancient script found in the *Han-chien* 汗簡 and the *Ku-wên-ssü-shêng-yün* 古文四聲韻 collections. He finds that the inscriptions in this epitaph were mainly drawn from the *Ku-wên-ssü-shêng-yün* and a few words came from the *Han-chien*. In the past, the *Pi-luo-pei* 碧落碑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only example of the use of ancient script in inscriptions on tablets. With the excavation of this epitaph we are provided with a further example, and thi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ymolog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